



資治通鑑卷第九十一

晉紀十三

起屠維單閼盡重
光大荒落凡三年

中宗元皇帝中

太興二年春二月劉遐徐龕擊周撫於寒山破斬之
初掖人蘇峻帥鄉里數千家結壘以自保遠近多附
之曹嶷惡其疆將攻之峻帥眾浮海來犇帝以峻為
鷹揚將軍助劉遐討周撫有功詔以遐為臨淮太守
峻為淮陵內史 石勒遣左長史王脩獻捷於漢漢
主曜遣兼司徒郭汜授勒太宰領大將軍進爵趙王
加殊禮出警入蹕如曹公輔漢故事拜王脩及其副

劉茂皆為將軍封列侯脩舍人曹平樂從脩至粟邑
因留仕漢言於曜曰大司馬遣脩等來外表至誠內
覘大駕疆弱俟其復命將襲乘輿時漢兵實疲弊曜
信之乃追汜還斬脩於市三月勒還至襄國劉茂逃
歸言脩死狀勒大怒曰孤事劉氏於人臣之職有加
矣彼之基業皆孤所為今既得志還欲相圖趙王趙
帝孤自為之何待於彼邪乃誅曹平樂三族 帝令
羣臣議郊祀尚書令刁協等以為宜須還洛乃脩之
司徒荀組等曰漢獻帝都許即行郊祀何必洛邑帝
從之立郊丘於建康城之巳地辛卯帝親祀南郊以

未有北郊并地祇合祭之詔琅邪恭王宜稱皇考
循曰禮子不敢以巳爵加於父乃止 初蓬陂塢主
陳川自稱陳畱太守祖逖之攻樊雅也川遣其將李
頭助之頭力戰有功逖厚遇之頭每嘆曰得此人為
主吾死無恨川聞而殺之頭黨馮寵帥其眾降逖川
益怒大掠豫州諸郡逖遣兵擊破之夏四月川以浚
儀叛降石勒 周撫之敗走也徐龕部將于藥追斬
之及朝廷論功而劉遐先之龕怒以泰山叛降石勒
自稱兖州刺史 漢主曜還都長安立妃羊氏為皇
后子熙為皇太子封子襲為長樂王闡為太原王冲

通鑑卷九十二
四十七
爲淮南王敞爲齊王高爲魯王徽爲楚王諸宗室皆
進封郡王羊氏即故惠帝后也曜嘗問之曰吾如何
司馬家兒羊氏曰陛下開基之聖主彼亡國之暗夫
何可並言彼貴爲帝王有一婦一子及身三耳曾不
能庇妾於爾時實不欲生意謂世間男子皆然自奉
巾櫛已來始知天下自有丈夫耳曜甚寵之頗干預
國事 南陽王保自稱晉王改元建康置百官以張
寔爲征西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陳安自稱秦州刺
史降于漢又降于成上邽大饑士衆困迫張春奉保
之南安祁山寔遣韓璞帥步騎五千救之陳安退保

縣諸保歸上邽未幾保復爲安所逼寔遣其前

救之安乃退 江東大饑詔百官各上封事益州刺

史應詹上疏曰元康以來賤經尚道以玄虛宏放爲

夷達以儒術清儉爲鄙俗宜崇獎儒官以新俗化

祖逖攻陳川于蓬關石勒遣石虎將兵五萬救之戰

于浚儀逖兵敗退屯梁國勒又遣桃豹將兵至蓬關

逖退屯淮南虎徙川部衆五千戶于襄國留豹守川

故城 石勒遣石虎擊鮮卑日六延於朔方大破之

斬首二萬級俘虜三萬餘人孔萇攻幽州諸郡悉取

之段匹磾士卒饑散欲移保上谷代王鬱律勒兵將

擊之匹磾棄妻子奔樂陵依邵續 曹焜遣使賂石

勒請以河爲境勒許之 梁州刺史周訪擊杜魯大

破之馬雋等執魯以降訪斬之并獲荊州刺史第五

猗送於武昌訪以猗本中朝所署加有時望白王敦

不宜殺敦不聽而斬之物敦患杜魯難制謂訪曰若

擒魯當相論爲荊州及魯死而敦不用王廙在荊州

多殺陶侃將佐以皇甫方回爲侃所敬責其不詣已

收斬之士民怨怒上下不安帝聞之徵廙爲散騎常

侍以周訪代廙爲荊州刺史王敦忌訪威名意難之

從事中郎郭舒說敦曰鄙州雖荒弊乃用武之國不

可以假人宜自領之訪爲梁州足矣敦從之六月丙

子詔加訪安南將軍餘如故訪大怒敦手書譬解并

遺玉環玉枕以申厚意訪抵之於地曰吾豈賈豎可

以寶悅邪訪在襄陽務農訓兵陰有圖敦之志守宰

有缺輒補然後言上敦患之而不能制魏該爲胡寇

所逼自宜陽率衆南遷新野助周訪討杜魯有功拜

順陽太守趙固死郭誦留屯陽翟石生屢攻之不能

克漢主曜立宗廟社稷南北郊於長安詔曰吾之

先興於北方光文立漢宗廟以從民望今宜改國號
以單于爲祖亟議以關羣臣奏光文始封盧奴伯陞

下又王中山中山趙分地請改國號爲趙從之以冒
頓配天光文配上帝 徐龕寇掠濟岱破東莞帝問
將帥可以討龕者於王導導以爲太子左衛率泰山
羊鑿龕之州里冠族必能制之鑿深辭才非將帥郗
鑿亦表鑿非才不可使導不從秋八月以羊鑿爲征
虜將軍征討都督督徐州刺史蔡豹臨淮太守劉遐
鮮卑段文鴛等討之 冬石勒左右長史張敬張賓
左右司馬張屈六程遐等勸勒稱尊號勒不許十一
月將佐等復請勒稱大將軍大單于領冀州牧趙王
依漢昭烈在蜀魏武在鄴故事以河內等二十四郡

爲趙國太守皆爲內史準禹貢復冀州之境以大單
于鎮撫百蠻罷并朔司三州通置部司以監之勒許
之戊寅即趙王位大赦依春秋時列國稱元年初勒
以世亂律令煩多命法曹令史貫志采集其要作辛
亥制五千文施行十餘年乃用律令以理曹參軍上
黨續咸爲律學祭酒咸用法詳平國人稱之以中壘
將軍支雄游擊將軍王陽領門臣祭酒專主胡人辭
訟重禁胡人不得陵侮衣冠華族號胡爲國人遣使
循行州郡勸課農桑朝會始用天子禮樂衣冠儀物
從容可觀矣加張賓大執法專總朝政以石虎爲單

于元輔都督禁衛諸軍事尋加驃騎將軍侍中開府
賜爵中山公自餘羣臣授位進爵各有差張賓任遇
優顯羣臣莫及而謙虛敬慎開懷下士屏絕阿私以
身帥物入則盡規出則歸美勒甚重之每朝常爲之
正容貌簡辭令呼曰右侯而不敢名 十二月乙亥
大赦 平州刺史崔恣自以中州人望鎮遼東而士
民多歸慕容廐心不平數遣使招之皆不至意廐拘
留之乃陰說高句麗段氏宇文氏使共攻之約滅廐
分其地恣所親勃海高瞻力諫恣不從三國合兵伐
廐諸將請擊之廐曰彼爲崔恣所誘欲邀一切之利

軍勢初合其鋒甚銳不可與戰當固守以挫之彼烏
合而來旣無統壹莫相歸服久必攜貳一則疑吾與
恣詐而覆之二則三國自相猜忌待其人情離貳然
後擊之破之必矣三國進攻棘城廐閉門自守遣使
獨以牛酒犒宇文氏二國疑宇文氏與廐有謀各引
兵歸宇文大人悉獨官曰二國雖歸吾當獨取之宇
文氏士卒數十萬連營四十里廐使召其子翰於徒
河翰遣使白廐曰悉獨官舉國爲寇彼衆我寡易以
計破難以力勝今城中之衆足以禦寇翰請爲奇兵
於外伺其間而擊之內外俱奮使彼震駭不知所備

破之必矣今并兵爲一彼得專意攻城無復它虞非策之得者也且示衆以怯恐士氣不戰先沮矣虜猶疑之遼東韓壽言於虜曰悉獨官有憑陵之志將驕卒惰軍不堅密若竒兵卒起掎其無備必破之策也虜乃聽翰留徒河悉獨官聞之曰翰素名驍果今不入城或能爲患當先取之城不足憂乃分遣數千騎襲翰翰知之詐爲段氏使者逆於道曰慕容翰久爲吾患聞當擊之吾已嚴兵相待宜速進也使者旣去翰即出城設伏以待之宇文氏之騎見使者大喜馳行不復設備進入伏中翰奮擊盡獲之乘勝徑進

間使語虜出兵大戰虜使其子皝與長史裴疑將精銳爲前鋒自將大兵繼之悉獨官初不設備聞虜至驚悉衆出戰前鋒始交翰將千騎從旁直入其營縱火焚之衆皆惶擾不知所爲遂大敗悉獨官僅以身免虜盡俘其衆獲皇帝玉璽三紐崔悤聞之懼使其兄子燾詣棘城僞賀會三國使者亦至請和曰非我本意崔平州教我耳虜以示燾臨之以兵燾懼首服虜乃遣燾歸謂悤曰降者上策走者下策也引兵隨之悤與數十騎棄家犇高句麗其衆悉降於虜虜以其子仁爲征虜將軍鎮遼東官府市里案堵如故高

句麗將如奴子據于河城廐遣將軍張統掩擊擒之
俘其衆千餘家以崔燾高瞻韓恒石琮歸于棘城待
以客禮恒安平人琮鑒之孫也廐以高瞻爲將軍瞻
稱疾不就廐數臨候之撫其心曰君之疾在此不在
它也今晉室喪亂孤欲與諸君共清世難翼戴帝室
君中州望族宜同斯願柰何以華夷之異介然踈之
哉夫立功立事惟問志略何如耳華夷何足問乎瞻
猶不起廐頗不平龍驤主簿宋該與瞻有隙勸廐除
之廐不從瞻以憂卒 初鞠羨旣死苟晞復以羨子
彭爲東萊太守會曹嶷徇青州與彭相攻嶷兵雖

郡人皆爲彭死戰嶷不能克久之彭歎曰今
亂疆者爲雄曹亦鄉里爲天所相苟可依憑即爲
主何必與之力爭使百姓肝腦塗地吾去此則禍自
息矣郡人以爲不可爭獻拒嶷之策彭一無所用與
鄉里千餘家浮海歸崔苾北海鄭林客於東萊彭嶷
之相攻林情無彼此嶷賢之不敢侵掠彭與之俱去
比至遼東苾已敗乃歸慕容廐廐以彭參龍驤軍事
遺鄭林車牛粟帛皆不受躬耕於野宋該勸廐獻捷
江東廐使該爲表裴嶷奉之并所得三璽詣建康獻
之高句麗數寇遼東廐遣慕容翰慕容仁伐之高句

麗王乙弗利逆來求盟翰仁乃還 是歲蒲洪降趙
趙主曜以洪爲率義族 屠各路松多起兵於新平
扶風以附晉王保保使其將楊曼王連據陳倉張顛
周庸據陰密松多據草壁秦隴氏羗多應之趙主曜
遣諸將攻之不克曜自將擊之

三年春正月曜攻陳倉王連戰死楊曼奔南氏曜進
拔草壁路松多犇隴城又拔陰密晉王保懼遷于桑
城曜還長安以劉雅爲大司徒張春謀奉晉王保奔
涼州張寔遣其將陰監將兵迎之聲言翼衛其實拒
之 段末杯攻段匹磾破之匹磾謂邵續曰吾本夷

狄以慕義破家君不忘久要請相與共擊末杯續許
之遂相與追擊末杯大破之匹磾與弟文鴛攻薊後
趙王勒知續勢孤遣中山公虎將兵圍厭次孔萇攻
續別營十一皆下之二月續自出擊虎虎伏騎斷其
後遂執續使降其城續呼兄子竺等謂曰吾志欲報
國不幸至此汝等努力奉匹磾爲主勿有貳心匹磾
自薊還未至厭次聞續已沒衆懼而散復爲虎所遮
文鴛以親兵數百力戰始得入城與續子緝兄子存
竺等嬰城固守虎送續於襄國勒以爲忠釋而禮之
以爲從事中郎因下令自今克敵獲士人毋得擅殺

必生致之吏部郎劉胤聞續被攻言於帝曰北方藩鎮盡矣惟餘邵續而已如使復爲石虎所滅孤義士之心阻歸本之路愚謂宜發兵救之帝不能從聞續已沒乃下詔以續位任授其子緝 趙將尹安宋始宋恕趙慎四軍屯洛陽叛降後趙後趙將石生引兵赴之安等復叛降司州刺史李矩矩使潁川太守郭默將兵入洛石生虜宋始一軍北渡河於是河南之民皆相帥歸矩洛陽遂空 三月裴疑至建康盛稱慕容廆之威德賢雋皆爲之用朝廷始重之帝謂疑曰卿中朝名臣當留江東朕別詔龍驤送卿家屬

曰臣少蒙國恩出入省闈若得復奉輦轂臣之至榮但以舊京淪沒山陵穿毀雖名臣宿將莫能雪耻獨慕容龍驤竭忠王室志除凶逆故使臣萬里歸誠今臣來而不返必謂朝廷以其僻陋而棄之孤其嚮義之心使懈體於討賊此臣之所甚惜是以不敢徇私而忘公也帝曰卿言是也乃遣使隨疑拜廆安北將軍平州刺史 閏月以周顛爲尚書左僕射 晉王保將張春楊次與別將楊韜不協勸保誅之且請擊陳安保皆不從夏五月春次幽保殺之保體肥大重八百斤喜睡好讀書而暗弱無斷故及於難保無子

張春立宗室子瞻爲世子稱大將軍保衆散犇涼州者萬餘人陳安表於趙主曜請討瞻等曜以安爲大將軍擊瞻殺之張春犇枹罕安執楊次於保柩前斬之因以祭保安以天子禮葬保於上邽謚曰元王羊鑿討徐龕頓兵下邳不敢前蔡豹敗龕於檀丘龕求救於後趙後趙王勒遣其將王伏都救之又使張敬將兵爲之後繼勒多所邀求而伏都淫暴龕患之張敬至東平龕疑其襲已乃斬伏都等三百餘人復來請降勒大怒命張敬據險以守之帝亦惡龕反覆不受其降敕鑿豹以時進討鑿猶疑憚不進尚書令

刁協劾奏鑿免死除名以蔡豹代領其兵王導以所舉失人乞自貶帝不許六月後趙孔萇攻段匹磾恃勝而不設備段文鴛襲擊大破之京兆人劉弘客居涼州天梯山以妖術惑衆從受道者千餘人西平元公張寔左右皆事之帳下閻涉牙門趙卬皆弘鄉人弘謂之曰天與我神靈應王涼州涉卬信之密與寔左右十餘人謀殺寔奉弘爲主寔弟茂知其謀請誅弘寔令牙門將史初收之未至涉等懷刃而入殺寔於外寢弘見史初至謂曰使君已死殺我何爲初怒截其舌而囚之輟於姑臧市誅其黨與數百人

左司馬陰元等以寔子駿尚幼推張茂爲涼州刺史西平公赦其境內以駿爲撫軍將軍丙辰趙將解虎及長水校尉尹車謀反與巴酋句徐庫彭等相結事覺虎車皆伏誅趙主曜囚徐彭等五十餘人于阿房將殺之光祿大夫游子遠諫曰聖王用刑惟誅元惡而已不宜多殺爭之叩頭流血曜怒以爲助逆而囚之盡殺徐彭等尸諸市十日乃投於水於是巴衆盡反推巴酋句渠知爲主自稱大秦改元曰平趙四山氏羗巴羯應之者三十餘萬關中大亂城門晝閉子遠又從獄中上表諫爭曜于毀其表曰大荔奴不惡

命在湏臾猶敢如此嫌死晚邪叱左右速殺之中山王雅郭汜朱紀呼延晏等諫曰子遠幽囚禍在不測猶不忘諫爭忠之至也陛下縱不能用柰何殺之若子遠朝誅臣等亦當夕死以彰陛下之過天下將皆捨陛下而去陛下誰與居乎曜意解乃赦之曜敕內外戒嚴將自討渠知子遠又諫曰陛下誠能用臣策一月可定大駕不必親征也曜曰卿試言之子遠曰彼非有大志欲圖非望也直畏陛下威刑欲逃死耳陛下莫若廓然大赦與之更始應前日坐虎車等事其家老弱沒入奚官者皆縱遣之使之自相招引聽

其復業彼旣得生路何爲不降若其中自知罪重屯
結不散者願假臣弱兵五千必爲陛下梟之不然今
反者彌山被谷雖以天威臨之恐非歲月可除也曜
大悅即日大赦以子遠爲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
司都督雍秦征討諸軍事子遠屯于雍城降者十餘
萬移軍安定反者皆降惟句氏宗黨五千餘家保于
陰密進攻滅之遂引兵巡隴右先是氏羗十餘萬落
據險不服其酋虛除權渠自號秦王子遠進造其壁
權渠出兵拒之五戰皆敗權渠欲降其子伊餘大言
於衆曰往者劉曜自來猶無若我何況此偏師何謂

降也帥勁卒五萬晨壓子遠壘門詔將欲擊之子遠
曰伊餘勇悍當今無敵所將之兵復精於我又其父
新敗怒氣方盛其鋒不可當也不如緩之使氣竭而
後擊之乃堅壁不戰伊餘有驕色子遠伺其無備夜
勒兵蓐食旦值大風塵昏子遠悉衆出掩之生擒伊
餘盡俘其衆權渠大懼被髮髻面請降子遠啓曜以
權渠爲征西將軍西戎公分徙伊餘兄弟及其部落
二十餘萬口于長安曜以子遠爲大司徒錄尚書事
曜立太學選民之神志可教者千五百人擇儒臣以
教之作艷明觀及西宮起陵霄臺於瀉池又於霸陵

西南營壽陵侍中喬豫和苞上疏諫以爲衛文公承
亂亡之後節用愛民營建宮室得其時制故能興康
叔之業延九百之祚前奉詔書營豐明觀市道細民
咸譏其奢曰以一觀之功足以平涼州矣今又欲擬
阿房而建西宮法璿臺而起陵霄其爲勞費億萬豐
明若以資軍旅乃可兼吳蜀而壹齊魏矣又聞營建
壽陵周圍四里深三十五丈以銅爲槨飾以黃金功
費若此殆非國內所能辦也秦始皇下錮三泉土未
乾而發毀自古無不亡之國不掘之墓故聖王之儉
葬乃深遠之慮也陛下奈何於中興之日而踵亡國

之事乎矐下詔曰二侍中懇懇有古人之風可謂社
稷之臣矣其悉罷官室諸役壽陵制度一遵霸陵之
法封豫安昌子苞平輿子並領諫議大夫仍布告天
下使知區區之朝欲聞其過也又省豐水園以與貧
民 祖逖將韓潛與後趙將桃豹分據陳川故城豹
居西臺潛居東臺豹由南門潛由東門出入相守四
旬逖以布囊盛土如米狀使千餘人運上臺又使數
人擔米息於道豹兵逐之棄擔而走豹兵久饑得米
以爲逖士衆豐飽益懼後趙將劉夜堂以驢千頭運
糧饋豹逖使韓潛及別將馮鐵邀擊於汴水盡獲之

豹宵遁屯東燕城逖使潛進屯封丘以逼之馮鐵據
二臺逖鎮雍丘數遣兵邀擊後趙兵後趙鎮戍歸逖
者甚多境土漸蹙先是趙固上官巳李矩郭默互相
攻擊逖馳使和解之示以禍福遂皆受逖節度秋七
月詔加逖鎮西將軍逖在軍與將士同甘苦約巳務
施勸課農桑撫納新附雖踈賤者皆結以恩禮河上
諸塢先有任子在後趙者皆聽兩屬時遣游軍偽抄
之明其未附塢主皆感恩後趙有異謀輒密以告由
是多所克獲自河以南多叛後趙歸于晉逖練兵積
穀爲取河北之計後趙王勒患之乃下幽州爲逖儔

祖父墓置守冢二家因與逖書求通使及互市逖不
報書而聽其互市收利十倍逖牙門童建殺新蔡內
史周密降于後趙勒斬之送首於逖曰叛臣逃吏吾
之深仇將軍之惡猶吾惡也逖深德之自是後趙人
叛歸逖者逖皆不納禁諸將不使侵暴後趙之民邊
境之間稍得休息 八月辛未梁州刺史周訪卒訪
善於撫納士衆皆爲致死知王敦有不臣之心私常切
齒敦由是終訪之世未敢爲逆敦遣從事中郎郭舒
監襄陽軍帝以湘州刺史甘卓爲梁州刺史督沔北
諸軍事鎮襄陽舒既還帝徵爲右丞敦留不遣 後

趙王勒遣中山公虎帥步騎四萬擊徐龕龕送妻子
爲質乞降勒詐之蔡豹屯下城石虎將擊之豹退守
下邳爲徐龕所敗虎引兵城封丘而旋徙士族三百
家寘襄國崇仁里置公族大夫以領之 後趙王勒
用法甚嚴諱胡尤峻宮殿旣成初有門戶之禁有醉
胡乘馬突入止車門勒大怒責宮門小執法馮翦翦
惶懼忘諱對曰向有醉胡乘馬馳入甚呵禦之而不
可與語勒笑曰胡人正自難與言恕而不罪勒使張
賓領選初定五品後更定九品命公卿及州郡歲舉
秀才至孝廉清賢良直言武勇之士各一人 西平

公張茂立兄子駿爲世子 蔡豹旣敗將詣建康歸

罪北中郎將王舒止之帝聞豹退遣使收之舒夜以
兵圍豹豹以爲它寇帥麾下擊之聞有詔乃止舒執
豹送建康冬十月丙辰斬之 王敦殺武陵內史向

碩帝之始鎮江東也敦與從弟導同心翼戴帝亦推

心任之敦總征討導專機政羣從子弟布列顯要時
人爲之語曰王與馬共天下後敦自恃有功且宗族

彊盛稍益驕恣帝畏而惡之乃引劉隗刁協等以爲

腹心稍抑損王氏之權導亦漸見踈外中書郎孔愉

陳道忠賢有佐命之勲宜加委任帝出愉爲司徒左

長史道能任真推分澹如也有識皆稱其善處興廢而敦益懷不平遂構嫌隙初敦辟吳興沈克爲參軍克薦同郡錢鳳於敦敦以爲鎧曹參軍二人皆巧諂凶狡知敦有異志陰贊成之爲之畫策敦寵信之勢傾內外敦上疏爲道訟屈辭語怨望導封以還敦敦復遣奏之左將軍譙王永忠厚有志行帝親信之夜召永以敦疏示之曰王敦以頃年之功位任足矣而所求不已言至於此將若之何永曰陛下不早裁之以至今日敦必爲患劉隗爲帝謀出心腹以鎮方面會敦表以宣城内史沈克代甘卓爲湘州刺史帝謂

永曰王敦姦逆已著朕爲惠皇其勢不遠湘州據上流之勢控三州之會欲以叔父居之何如永曰臣奉承詔命惟力是視何敢有辭然湘州經蜀寇之餘民物凋弊若得之部比及三年乃可即戎苟未及此雖復灰身亦無益也十二月詔曰晉室開基方鎮之任親賢並用以其譙王永爲湘州刺史長沙鄧騫聞之歎曰湘州之禍其在斯乎永行至武昌敦與之宴謂永曰大王雅素佳士恐非將帥才也永曰公未見知耳鈇刀豈無一割之用敦謂錢鳳曰彼不知懼而學壯語足知其不武無能爲也乃聽之鎮時湘土荒殘

公私困弊承躬自儉約傾心綏撫甚有能名 高句麗寇遼東慕容仁與戰大破之自是不敢犯仁境

四年春二月徐龕復請降 張茂築靈鈞臺基高九

仞武陵閻曾夜叩府門呼曰武公遣我來言何故勞民築臺有司以爲妖請殺之茂曰吾信勞民曾稱先君之命以規我何謂妖乎乃爲之罷役 三月癸亥日中有黑子著作佐郎河東郭璞以帝用刑過差上疏以爲陰陽錯繆皆繁刑所致赦不欲數然子產知鑄刑書非政之善不得不作者須以救弊故也今之宜赦理亦如之 後趙中山公虎攻幽州刺史段匹

磾於厭次孔萇攻其統內諸城悉拔之段文鴛言於匹磾曰我以勇聞故爲民所倚望今視民被掠而不救是法也民失所望誰復爲我致死遂帥壯士數十騎出戰殺後趙兵甚衆馬乏伏不能起虎呼之曰見與我俱夷狄久欲與兄同爲一家今天不違願於此得相見何爲復戰請釋仗文鴛罵曰汝爲寇賊當死日久吾兄不用吾策故令汝得至此我寧鬪死不爲汝屈遂下馬苦戰槊折執刀戰不已自辰至申後趙兵四面解馬羅披自鄆前執文鴛力竭被執城內奪氣匹磾欲單騎歸朝邵續之弟樂安囚史洎勒

兵不聽洎復欲執臺使王英送於虎匹磾正色責之
曰卿不能遵兄之志逼吾不得歸朝亦已甚矣復欲
執天子使者我雖夷狄所未聞也洎與兄子緝笠等
輿櫬出降匹磾見虎曰我受晉恩志在滅汝不幸至
此不能爲汝敬也後趙王勒及虎素與匹磾結爲兄
弟虎卽起拜之勒以匹磾爲冠軍將軍文鴛爲左中
郎將散諸流民三萬餘戶復其本業置守宰以撫之
於是幽冀并三州皆入於後趙匹磾不爲勒禮常著
朝服持晉節久之與文鴛郡續皆爲後趙所殺 五
月庚申詔免中州良民遭難爲揚州諸郡僮客者以

備征役尚書令刁協之謀也由是衆益死之 終

山崩 秋七月甲戌以尚書僕射戴淵爲征西將軍
都督司兗豫并雍冀六州諸軍事司州刺史鎮合肥
丹陽尹劉隗爲鎮北將軍都督青徐幽平四州諸軍
事青州刺史鎮淮陰皆假節領兵名爲討胡實備王
敦也隗雖在外而朝廷機事進退士大夫帝皆與之
密謀敦遺隗書曰頃承聖上顧眄足下今大賊未滅
中原鼎沸欲與足下及周生之徒戮力王室共靜海
內若其泰也則帝祚於是乎隆若其否也則天下永
無望矣隗答曰魚相忘於江湖人相忘於道術竭股

肱之力效之以忠貞吾之志也敦得書甚怒壬午以
驃騎將軍王導爲侍中司空假節錄尚書領中書監
帝以敦故并踈忌導御史中丞周嵩上疏以爲導忠
素竭誠輔成大業不宜聽孤臣之言惑疑似之說放
逐舊德以佞伍賢虧既往之恩招將來之患帝頗感
寤導由是得全 八月常山崩 豫州刺史祖逖以
戴淵吳士雖有才望無弘致遠識且已翦荆棘收河
南地而淵雍容一旦來統之意甚怏怏又聞王敦與
劉才構隙將有內難知大功不遂感激發病九月壬
寅卒於雍丘豫州士女若喪父母譙梁間皆爲立祠

王敦久懷異志聞逖卒益無所憚冬十月壬午以
弟約爲平西將軍豫州刺史領逖之衆約無綏御之
才不爲士卒所附初范陽李產避亂依逖見約志趣
異常謂所親曰吾以北方鼎沸故遠來就此冀全宗
族今觀約所爲有不可測之志吾託名姻親當早自
爲計無事復陷身於不義也爾曹不可以目前之利
而忘長久之策乃帥子弟十餘人間行歸鄉里 十
一月皇孫衍生 後趙王勒悉召武鄉著舊詣襄國
與之共坐歡飲初勒微時與李陽鄰居數爭漚麻池
相毆陽由是獨不敢來勒曰陽壯士也漚麻布衣之

恨孤方兼容天下豈讎匹夫乎遽召與飲引陽臂曰
孤往日厭卿老拳卿亦飽孤毒手因拜參軍都尉以
武鄉比豐沛復之三世勒以民始復業資儲未豐於
是重制禁釀郊祀宗廟皆用醴酒行之數年無復釀
者 十二月以慕容廆爲都督幽平二州東夷諸軍
事車騎將軍平州牧封遼東公單于如故遣謁者即
授印綬聽承制置官司守宰廆於是備置僚屬以裴
嶷遊邃爲長史裴開爲司馬韓壽爲別駕陽耽爲軍
諮祭酒崔燾爲主簿黃泓鄭林參軍事廆立子皝爲
世子作東橫以平原劉讚爲祭酒使皝與諸生同受
業廆得暇亦親臨聽之皝雄毅多權略喜經術國人
稱之廆徙慕容翰鎮遼東慕容仁鎮平郭翰撫安民
夷甚有威惠仁亦次之 拓跋猗色妻惟氏忌代王
鬱律之彊恐不利於其子乃殺鬱律而立其子賀偃
大人死者數十人鬱律之子什翼犍幼在襁褓其母
王氏匿於袴中祝之曰天苟存汝則勿啼久之不啼
乃得免惟氏專制國政遣使聘後趙後趙人謂之女
國使

資治通鑑卷第九十二

晉紀十四

起玄默敦牂盡昭陽協洽凡二年

中宗元皇帝下

永昌元年春正月郭璞復上疏請因皇孫生下赦令
帝從之乙卯大赦改元王敦以璞為記室參軍璞善
卜筮知敦必為亂已預其禍甚憂之大將軍掾潁川
陳述卒璞哭之極哀曰嗣祖焉知非福也敦既與朝
廷乖離乃羈錄朝士有時望者置已幕府以羊曼及
陳國謝鯤為長史曼祜之兄孫也曼鯤終日酣醉故
敦不委以事敦將作亂謂鯤曰劉隗姦邪將危社稷

吾欲除君側之惡何如鯤曰隗誠始禍然城狐社鼠
敦怒曰君庸才豈達大體出爲豫章太守又畱不遣
戊辰敦舉兵於武昌上疏罪狀劉隗稱隗佞邪讒賊
威福自由妄興事役勞擾士民賦役煩重怨聲盈路
臣備位宰輔不可坐視成敗輒進軍致討隗首朝懸
諸軍夕退昔太甲顛覆厥度幸納伊尹之忠殷道復
昌願陛下深垂三思則四海乂安社稷永固矣沈克
亦起兵於吳興以應敦敦以克爲大都督督護東吳
諸軍事敦至蕪湖又上表罪狀刁協帝大怒乙亥詔
曰王敦憑恃寵靈敢肆狂逆方朕太甲欲見幽囚是
可忍也孰不可忍今親帥六軍以誅大逆有殺敦者
封五千戶侯敦兄光祿勳含乘輕舟逃歸于敦太子
中庶子溫嶠謂僕射周顛曰大將軍此舉似有所在
當無濫邪顛曰不然人主自非堯舜何能無失人臣
安可舉兵以脅之舉動如此豈得云非亂乎處仲狼
抗無上其意寧有限邪敦初起兵遣使告梁州刺史
甘卓約與之俱下卓許之及敦升舟而卓不赴使參
軍孫雙詣武昌諫止敦敦驚曰甘侯前與吾語云何
而更有異正當慮吾危朝廷耳吾今但除姦凶若事
濟當以甘侯作公雙還報卓意狐疑或說卓且僞許

敦待敦至都而討之卓曰昔陳敏之亂吾先從而後圖之論者謂吾懼逼而思變心常愧之今若復爾何以自明卓使人以敦旨告順陽太守魏該該曰我所以起兵拒胡賊者正欲忠於王室耳今王公舉兵向天子非吾所宜與也遂絕之敦遣參軍栢熊說譙王承請承爲軍司承歎曰吾其死矣地荒民寡勢孤援絕將何以濟然得死忠義夫復何求承檄長沙虞悝爲長史會悝遭母喪承往弔之曰吾欲討王敦而兵少糧乏且新到思信未洽卿兄弟湘中之豪俊王室方危金革之事古人所不辭將何以教之悝曰大王

不以悝兄弟猥劣親屈臨之敢不致死然鄙州荒弊難以進討宜且收衆固守傳檄四方敦勢必分分而圖之庶幾可捷也承乃因栢熊以悝爲長史以其弟望爲司馬督護諸軍與零陵太守尹奉建昌太守長沙王循衡陽太守淮陵劉翼春陵令長沙易雄同舉兵討敦雄檄遠邇列敦罪惡於衆一州之內皆應承惟湘東太守鄭澹不從承使虞望討斬之以徇四境澹敦姊夫也承遣主簿鄧騫至襄陽說甘卓曰劉大連雖驕蹇失衆心非有害於天下大將軍以其私憾稱丘尙闕此忠臣義士竭節之時也公受任方伯奉

辭伐罪乃桓文之功也。桓文則非吾所能然。志在御國當共詳思之。參軍李梁說曰：昔隗躡跋扈竇融保河西以奉光武，卒受其福。今將軍有重望於天下，但當案兵坐以待之，使大將軍事捷當委將軍，以方面不捷朝廷必以將軍代之，何憂不富貴而釋此廟勝？決存亡於一戰，邪？騫謂梁曰：光武當創業之初，故隗竇可以文服從，容顧望。今將軍之於本朝，非竇融之比也。襄陽之於太府，非河西之固也。使大將軍克劉隗，還武昌，增石城之戍，絕荆湘之粟，將軍將安歸乎？勢在人手而曰我處廟勝，未之聞也。且爲人臣

國家有難，坐視不救於義安乎？卓尚疑之，騫曰：今既不爲義舉，又不承大將軍檄，此必至之禍。愚智所見也。且議者之所難以彼彊而我弱也。今大將軍兵不過萬餘，其番者不能五千，而將軍見衆既倍之矣。以將軍之威名，帥此府之精銳，杖節鳴鼓以順討逆，豈王合所能禦哉？遡流之衆，勢不自救。將軍之舉武昌，若摧枯拉朽，尚何顧慮邪？武昌既定，據其軍實，鎮撫二州，以恩義招懷士卒，使還者如歸。此呂蒙所以克關羽也。今釋必勝之策，安坐以待危亡，不可以言智矣。孰恐卓於後爲變，又遣參軍丹陽樂道融往邀之。

必欲與之俱東道融雖事敦而忿其悖逆乃說卓曰
主上親臨萬機自用譙王爲湘州非專任劉隗也而
王氏擅權日久卒見分政便謂失職皆恩肆逆舉兵
向闕國家遇君至厚今與之同豈不違負大義生爲
逆臣死爲愚鬼永爲宗黨之恥不亦惜乎爲君之計
莫若僞許應命而馳襲武昌大將軍士衆聞之必不
戰自潰大勲可就矣卓雅不欲從敦聞道融之言遂
決曰吾本意也乃與巴東監軍柳純南平太守夏侯
承宜都太守譚該等露檄數敦逆狀帥所統致討遣
參軍司馬讚孫雙奉表詣臺羅英至廣州約陶侃同

進戴淵在江西先得卓書表上之臺內皆稱萬歲陶
侃得卓信即遣參軍高寶帥兵北下武昌城中傳卓
軍至人皆奔散敦遣從母弟南蠻校尉魏乂將軍李
恒帥甲卒二萬攻長沙長沙城池不完資儲又闕人
情震恐或說譙王承南投陶侃或退據零桂承曰吾
之起兵志欲死於忠義豈可貪生苟免爲奔敗之將
乎事之不濟令百姓知吾心耳乃嬰城固守未幾虞
望戰死甘卓欲留鄧騫爲參軍騫不可乃遣參軍虞
冲與騫偕至長沙遣譙王承書勸之固守當以兵出
沔口斷敦歸路則湘圍自解承復書稱江左中興草

創始爾豈圖惡逆萌自寵臣吾以宗室受任志在隕
命而至止尚淺凡百茫然足下能卷甲電赴猶有所
及若其狐疑則求我於枯魚之肆矣卓不能從 二
月甲午封皇子昱爲琅邪王 後趙王勒立子弘爲
世子遣中山公虎將精卒四萬擊徐龕龕堅守不戰
虎築長圍守之 趙主曜自將擊楊難敵難敵迎戰
不勝退保仇池仇池諸氏羗及故晉王保將楊韜隴
西太守梁勛皆降於曜曜遷隴西萬餘戶於長安進
攻仇池會軍中大疫曜亦得疾將引兵還恐難敵躡
其後乃遣光國中郎將王儼說難敵諭以禍福難敵
遣使稱藩曜以難敵爲假黃鉞都督益寧南秦涼梁
巴六州隴上西域諸軍事上大將軍益寧南秦三州
牧武都王秦州刺史陳安求朝於曜曜辭以疾安怒
以爲曜已卒大掠而歸曜疾甚乘馬輿而還使其將
呼延寔監輜重於後安邀擊獲之謂寔曰劉曜已死
子尚誰佐吾當與子共定大業寔叱之曰汝受人寵
祿而叛之自視智能何如主也吾見汝不日梟首於
上邽市何謂大業宜速殺我安怒殺之以寔長史魯
憑爲參軍安遣其弟集帥騎三萬追曜衛將軍呼延
瑜逆擊斬之安乃還上邽遣將襲汧城拔之隴上氏

羗皆附於安有衆十餘萬自稱大都督假黃鉞大將軍雍涼秦梁四州牧涼王以趙募爲相國魯憑對安大哭曰吾不忍見陳安之死也安怒命斬之憑曰死自吾分懸吾頭於上邽市觀趙之斬陳安也遂殺之曜聞之慟哭曰賢人民之望也陳安於求賢之秋而多殺賢者吾知其無所爲也休屠王石武以桑城降趙趙以武爲秦州刺史封酒泉王 帝徵戴淵劉隗入衛建康隗至百官迎于道隗岸幘大言意氣自若及入見與刁協勸帝盡誅王氏帝不許隗始有懼色司空導師其從弟中領軍邃左衛將軍廙侍中侃彬及諸宗族二十餘人每旦詣臺待罪周顛將入導呼之曰伯仁以百口累卿顛直入不顧旣見帝言導忠誠申救甚至帝納其言顛喜飲酒至醉而出導猶在門又呼之顛不與言顧左右曰今年殺諸賊奴取金印如斗大繫肘後旣出又上表明導無罪言甚切至導不之知甚恨之帝命還導朝服召見之道導稽首曰逆臣賊子何代無之不意今者近出臣族帝跣而執其手曰茂弘左寄卿以百里之命是何言邪三月以導爲前鋒大都督加戴淵驃騎將軍詔曰導以大義滅親可以吾爲安東時節假之以周顛爲尚書左僕

射王邃爲右僕射帝遣王廩往諭止敦敦不從而留之廩更爲敦用征虜將軍周札素矜險好利帝以爲右將軍都督石頭諸軍事敦將至帝使劉隗軍金城札守石頭帝親被甲徇師於郊外以甘卓爲鎮南大將軍侍中都督荆梁三州諸軍事陶侃領江州刺史使各帥所統以躡敦後敦至石頭欲攻劉隗杜弘言於敦曰劉隗死士衆多未易可克不如攻石頭周札少恩兵不爲用攻之必敗札敗則隗自走矣敦從之以弘爲前鋒攻石頭札果開門納弘敦據石頭敦曰吾不復得爲盛德事矣謝鯤曰何爲其然也但使自

今以徃日忘日去耳帝命刁協劉隗戴淵帥衆攻石頭王導周顛郭逸虞潭等三道出戰協等兵皆大敗太子紹聞之欲自帥將士決戰升車將出中庶子溫嶠執鞚諫曰殿下國之儲副柰何以身輕天下抽劔斬鞅乃止敦擁兵不朝放士卒劫掠宮省奔散惟安東將軍劉超案兵直衛及侍中二人侍帝側帝脫戎衣著朝服顧而言曰欲得我處當早言何至害民如此又遣使謂敦曰公若不忘本朝於此息兵則天下尚可共安如其不然朕當歸琅邪以避賢路刁協劉隗既敗俱入宮見帝於太極東除帝執協隗手流涕

嗚咽勸令避禍協曰臣當守死不敢有貳帝曰今事逼矣安可不行乃令給協隗人馬使自爲計協老不堪騎乘素無恩紀募從者皆委之行至江乘爲人所殺送首於敦隗奔後趙官至太子太傅而卒帝令公卿百官詣石頭見敦敦謂戴淵曰前日之戰有餘力乎淵曰豈敢有餘但力不足耳敦曰吾今此舉天下以爲何如淵曰見形者謂之逆體誠者謂之忠敦笑曰卿可謂能言又謂周顛曰伯仁卿負我顛曰公戎車犯順下官親帥六軍不能其事使王旅奔敗以此負公幸未大赦以敦爲丞相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

事江州牧封武昌郡公並讓不受初西都覆沒四方皆勸進於帝敦欲專國政忌帝年長難制欲更議所立王導不從及敦克建康謂導曰不用吾言幾至覆族敦以太子有勇略爲朝野所嚮欲誣以不孝而廢之大會百官問溫嶠曰皇太子以何德稱聲色俱厲嶠曰鉤深致遠蓋非淺局所量以禮觀之可謂孝矣衆皆以爲信然敦謀遂沮帝召周顛於廣室謂之曰近日大事二官無恙諸人平安大將軍固副所望邪顛曰二官自如明詔臣等尚未可知護軍長史郝嘏等勸顛避敦顛曰吾備位大臣朝廷喪敗寧可復草

間求活外授胡越邪敦參軍呂猗嘗爲臺郎性姦諂
戴淵爲尚書惡之猗說敦曰周顛戴淵皆有高名足
以惑衆近者之言曾無忤色公不除之恐必有再舉
之憂敦素忌二人之才心頗然之從容問王導曰周
戴南北之望當登三司無疑也導不答又曰若不三
司止應令僕邪又不答敦曰若不爾正當誅爾又不
答丙子敦遣部將陳郡鄧岳收顛及淵先是敦謂謝
鯤曰吾當以周伯仁爲尚書令戴若思爲僕射是日
又問鯤近來人情何如鯤曰明公之舉雖欲大存社
稷然悠悠之言實未達高義若果能舉用周戴則羣

情帖然矣敦怒曰君麤疎邪二子不相當吾已收之
矣鯤愕然自失參軍王嶠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柰
何戮諸名士敦大怒欲斬嶠衆莫敢言鯤曰明公舉
大事不戮一人嶠以獻替忤旨便以爨鼓不亦過乎
敦乃釋之黜爲領軍長史嶠渾之族孫也顛被收路
經太廟大言曰賊臣王敦傾覆社稷枉殺忠臣神祇
有靈當速殺之收人以戟傷其口血流至踵容止自
若觀者皆爲流涕并戴淵殺之於石頭南門之外帝
使侍中王彬勞敦彬素與顛善先往哭顛然後見敦
敦恠其容慘問之彬曰向哭伯仁情不能已敦怒曰

伯仁自致刑戮且凡人遇汝汝何哀而哭之彬曰伯仁長者兄之親友在朝雖無寒愕亦非阿黨而赦後加之極刑所以傷惋也因勃然數敦曰允抗旌犯順殺戮忠良圖爲不軌禍及門戶矣辭氣慷慨聲淚俱下敦大怒厲聲曰爾狂悖乃至此以吾爲不能殺汝邪時王導在坐爲之懼勸彬起謝彬曰脚痛不能拜且此復何謝敦曰脚痛孰若頸痛彬殊無懼容竟不肯拜王導後料檢中書故事乃見顛救已之表執之流涕曰吾雖不殺伯仁伯仁由我而死幽冥之中負此良友沈充拔吳國殺內史張茂初王敦聞甘卓起兵大懼卓允子印爲敦參軍敦使印歸說卓曰君自是臣節不相責也吾家計急不得不爾想便旋軍襄陽當更結好卓雖慕忠義性多疑少決軍于豬口欲待諸方同出軍稽留累旬不前敦旣得建康乃遣臺使以騶虞幡駐卓軍卓聞周顛戴淵死流涕謂印曰吾之所憂正爲今日且使聖上元吉太子無恙吾臨敦上流亦未敢遽危社稷適吾徑據武昌敦勢逼必劫天子以絕四海之望不如還襄陽更思後圖即命旋軍都尉秦康與樂道融說卓曰今分兵斷彭澤使敦上下不得相赴其衆自然離散可一戰擒也將

軍起義兵而中止竊爲將軍不取且將軍之下士卒各求其利欲求西還亦恐不可得也卓不從道融晝夜泣諫卓不聽道融憂憤而卒卓性本寬和忽更彊塞徑還襄陽意氣騷擾舉動失常識者知其將死矣王敦以西陽王羨爲太宰加王導尚書令王廙爲荊州刺史改易百官及諸軍鎮轉徙黜免者以百數或朝行暮改惟意所欲敦將還武昌謝鯤言於敦曰公至都以來稱疾不朝是以雖建勲而人心實有未達今若朝天子使君臣釋然則物情皆悅服矣敦曰君能保無變乎對曰鯤近日入覲主上側席遲得見公

宮省穆然必無虞也公若入朝鯤請侍從敦勃然曰正復殺君等數百人亦復何損於時竟不朝而去夏四月敦還武昌初宜都內史天門周級聞譙王承起兵使其兄子該潛詣長沙申款於承魏又等攻湘州急承遣該及從事邵陵周崎聞出求救皆爲邏者所得又使崎語城中稱大將軍已克建康甘卓還襄陽外援理絕崎僞許之既至城下大呼曰援兵尋至努力堅守又殺之又考該至死竟不言其故周級由是獲免又等攻戰日逼敦又送所得臺中人書疏令又射以示承城中知朝廷不守莫不悵惋相持且百日

劉翼戰死士卒死傷相枕癸巳又拔長沙丞等皆被
執又將殺虞惺子弟對之號泣惺曰人生會當有死
今闔門爲忠義之鬼亦復何恨又以檻車載丞及易
雄送武昌佐吏皆犇散惟主簿桓雄西曹書佐韓階
從事武延毀服爲僮從丞不離左右又見桓雄姿貌
舉止非凡人憚而殺之韓階武延執志愈固荊州刺
史王廙承敦旨殺丞於道中階延送丞喪至都葬之
而去易雄至武昌意氣怱慨曾無懼容敦遣人以檄
示雄而數之雄曰此實有之惜雄位微力弱不能救
國難耳今日之死固所願也敦憚其辭正釋之遣就

舍衆人皆賀之雄笑曰吾安得生既而敦遣人潛殺
之魏又求鄧騫甚急鄉人皆爲之懼騫笑曰此欲用
我耳彼新得州多殺忠良故求我以厭人望也乃往
詣又又喜曰君古之解揚也以爲別駕詔以陶侃領
湘州刺史王敦上侃復還廣州加散騎常侍 甲午
前趙羊后卒謚曰獻文 甘卓家人皆勸卓備王敦
卓不從悉散兵佃作聞諫輒怒襄陽太守周慮密承
敦意詐言湖中多魚勸卓遣左右悉出捕魚五月乙
亥慮引兵襲卓於寢室殺之傳首於敦并殺其諸子
敦以從事中郎周撫督沔北諸軍事代卓鎮沔中撫

訪之子也敦既得志暴慢滋甚四方貢獻多入其府
將相岳牧皆出其門以沈充錢鳳爲謀主唯二人之
言是從所譖無不死者以諸葛瑤鄧岳周撫李恒謝
雍爲爪牙充等並凶險驕恣大起營府侵人田宅剽
掠市道識者咸知其將敗焉 秋七月後趙中山公
虎拔泰山執徐龕送襄國後趙王勒盛之以囊於百
尺樓上撲殺之命王伏都等妻子剗而食之阮其降
卒三千人 兖州刺史郗鑿在鄒山三年有衆數萬
戰爭不息百姓饑饉掘野鼠蟄鷲而食之爲後趙所
逼退屯合肥尚書石僕射紀瞻以鑿雅望清德宜從

容臺閣上疏請徵之乃徵拜尚書徐充間諸塢多降
於後趙後趙置守宰以撫之 王敦自領寧益二州
都督冬十月己丑荊州刺史武陵康侯于廙卒王敦
以下邳內史王邃都督青徐幽平四州諸軍事鎮淮
陰衛將軍王含都督沔南諸軍事領荊州刺史武昌
太守丹陽王諒爲交州刺史使諒收交州刺史脩湛
新昌太守梁碩殺之諒誘湛斬之碩舉兵圍諒於龍
編 祖逖既卒後趙屢寇河南拔襄城城父圍譙豫
州刺史祖約不能禦退屯壽春後趙遂取陳留梁鄭
之間復騷然矣 十一月以臨穎元公荀組爲太尉

辛酉薨罷司徒并丞相府王敦以司徒官屬爲晉府
帝憂憤成疾閏月己丑崩司空王導受遺詔輔政
帝恭儉有餘而明斷不足故大業未復而禍亂內興
庚寅太子即皇帝位大赦尊所生母荀氏爲建安君
十二月趙主曜葬其父母於粟邑大赦陵下周二
里上高百尺計用六萬夫作之百日乃成役者夜作
繼以脂燭民甚苦之游子遠諫不聽 後趙濮陽景
侯張賓卒後趙主勒哭之慟曰天不欲成吾事邪何
奪吾右侯之早也程遐代爲右長史遐世子弘之舅
也勒每與遐議有所不合輒歎曰右侯捨我去乃令

我與此輩共事豈非酷乎因流涕彌日 張茂使將
軍韓璞帥衆取隴西南安之地置秦州 慕容廆遣
其世子皝襲段末柸入令支掠其居民千餘家而還

肅宗明皇帝上

大寧元年春正月成李驥任回寇臺登將軍司馬玖
戰死越雋太守李釗漢嘉太守王載皆以郡降于成
二月庚戌葬元帝于建平陵 三月戊寅朔改元

饒安東光安陵三縣災燒七千餘家死者萬五千
人 後趙寇彭城下邳徐州刺史卞敦與征北將軍
王邃退保盱眙敦壺之從父兄也 王敦謀篡位諷

朝廷徵已帝手詔徵之夏四月加敦黃鉞班劔奏事
不名入朝不趨劔履上殿敦移鎮姑孰屯于湖以司
空導爲司徒敦自領揚州牧敦欲爲逆王彬諫之甚
苦敦變色目左右將收之彬正色曰君昔歲殺兄今
又殺弟邪敦乃止以彬爲豫章太守 後趙王勒遣
使結好於慕容廆執送建康 成李驥等進攻寧州
刺史褒中壯公王遜使將軍姚嶽等拒之戰於塘娘
成兵大敗嶽追至瀘水成兵爭濟溺死者千餘人嶽
以道遠不敢濟而還遜以嶽不窮追大怒鞭之怒甚
冠裂而卒遜在州十四年威行殊俗州人立其子堅

行州府事詔除堅寧州刺史

廣州刺史陶侃遣兵

救交州未至梁碩拔龍編奪刺史王諒節諒不與碩
斷其右臂諒曰死且不避斷臂何爲踰旬而卒 六

月壬子立妃庾氏爲皇后以后兄中領軍亮爲中書

監 梁碩據交州凶暴失衆心陶侃遣參軍高寶攻

碩斬之詔以侃領交州刺史進號征南大將軍開府

儀同三司未幾吏部郎阮放求爲交州刺史許之放

行至寧浦遇高寶爲寶設饌伏兵殺之寶兵擊放放

走得免至州少時病卒放咸之族子也 陳安圍趙

征西將軍劉貢于南安休屠王石武自桑城引兵趣

上邽以救之與貢合擊安大破之安收餘騎八千走保隴城秋七月趙主曜自將圍隴城別遣兵圍上邽安頻出戰輒敗右軍將軍劉幹攻平襄克之隴上諸縣悉降安留其將楊伯支姜冲兒守隴城自帥精騎突圍出奔陝中曜遣將軍平先等追之安左揮七尺大刀右運丈八蛇矛近則刀矛俱發輒殪五六人遠則左右馳射而走先亦勇捷如飛與安搏戰三交遂奪其蛇矛會日暮雨甚安棄馬與左右匿於山中趙兵索之不知所在明日安遣其將石容規趙兵趙輔威將軍呼延青人獲之拷問安所在容卒不肯言青

人殺之雨霽青人尋其迹獲安於澗曲斬之安善撫將士與同甘苦及死隴上人思之爲作壯士之歌楊伯支斬姜冲兒以隴城降別將宋亭斬趙募以上邽降曜徙秦州大姓楊姜諸族二千餘戶于長安氏羌皆送任請降以赤亭羌酋姚弋仲爲平西將軍封平襄公 帝畏王敦之逼欲以郗鑒爲外援拜鑒兖州刺史都督揚州江西諸軍事鎮合肥王敦忌之表鑒爲尚書令八月詔徵鑒還道經姑孰敦與之論西朝人士曰樂彥輔短才耳考其實豈勝蒲武秋邪鑒曰彥輔道韻平淡愍懷之廢柔而能正武秋失節之士

安得擬之敦曰當是時危機交急鑒曰丈夫當死生以之敦惡其言不復相見久留不遣敦黨皆勸敦殺之敦不從鑒還臺遂與帝謀討敦 後趙中山公虎帥步騎四萬擊安東將軍曹疑青州郡縣多降之遂圍廣固疑出降送襄國殺之阡其衆三萬虎欲盡殺疑衆青州刺史劉徵曰今留徵使牧民也無民焉牧徵將歸耳虎乃留男女七百口配徵使鎮廣固 趙主曜自隴上西擊涼州遣其將劉咸攻韓璞於冀城呼延晏攻寧羌護軍陰驥於桑壁曜自將戎卒二十八萬軍于河上列營百餘里金鼓之聲動地河水爲沸張茂臨河諸戍皆望風奔潰曜揚聲欲百道俱濟直抵姑藏涼州大震參軍馬岌勸茂親出拒戰長史汜禕怒請斬之岌曰汜公糟粕書生刺舉小才不思國家大計明公父子欲爲朝廷誅劉曜有年矣今曜自至遠近之情共觀明公此舉當立信勇之驗以副秦隴之望力難不敵勢不可以不出茂曰善乃出屯石頭茂謂參軍陳珍曰劉曜舉三秦之衆乘勝席卷而來將若之何珍曰曜兵雖多精卒甚少大抵皆氐羌烏合之衆恩信未洽且有山東之虞安能捨其腹心之疾曠日持久與我爭河西之地邪若二旬不退

珍請得弊卒數千爲明公擒之茂喜使珍將兵救韓璞趙諸將爭欲濟河趙主曜曰吾軍勢雖盛然畏威而來者三分有二中軍疲困其實難用今但案甲勿動以吾威聲震之若出中甸張茂之表不至者吾爲負卿矣茂率遣使稱藩獻馬牛羊珍寶不可勝紀曜拜茂侍中都督涼南北秦梁益巴漢隴右西域雜夷匈奴諸軍事太師涼州牧封涼王加九錫楊難敵聞陳安死大懼與弟堅頭南奔漢中趙鎮西將軍劉厚追擊之大獲而還趙主曜以大鴻臚田松爲鎮南大將軍益州刺史鎮仇池難敵送任請降於成成安

北將軍李稚受難敵賂不送難敵於成都趙兵退即遣還武都難敵遂據險不服稚自悔失計亟請討之稚遣稚兄侍中中領軍瑒與稚出白水征東將軍李壽及瑒弟珩出陰平以擊難敵羣臣諫不聽難敵遣兵拒之壽珩不得進而瑒稚長驅至下辨難敵遣兵斷其歸路四面攻之瑒稚深入無繼皆爲難敵所殺死者數千人瑒蕩之長子有才望稚欲以爲嗣聞其死不食者數日初趙主曜長子儉次子胤胤年十歲長七尺五寸漢主聰奇之謂曜曰此兒神氣非義真之比也當以爲嗣曜曰藩國之嗣能守祭祀足矣

不敢亂長幼之序聰曰卿之勲德當世受專征之任
非它臣之比也吾當更以一國封義真乃封儉爲臨
海王立胤爲世子旣長多力善射驍捷如風斬準之
亂沒於黑匿郁鞠部陳安旣敗胤自言於郁鞠郁鞠
大驚禮而歸之曜悲喜謂羣臣曰義光雖已爲太子
然冲幼儒謹恐不堪今之多難義孫故世子也材器
過人且涉歷艱難吾欲法周文王漢光武以固社稷
而安義光何如太傅呼延晏等皆曰陛下爲國家無
窮之計豈惟臣等賴之實宗廟四海之慶左光祿大
夫卜泰太子太保韓廣進曰陛下以廢立爲是不應
更問羣臣若以爲疑固樂聞異同之言臣竊以爲
太子非也昔文王定嗣於未立之前則可也光武以
毋失恩而廢其子豈足爲聖朝之法邇以東海爲嗣
未必不如明帝也胤文武才略誠高絕於世然太子
孝友仁慈亦足爲承平賢主况東宮者民神所繫豈
可輕動陛下誠欲如是臣等有死而已不敢奉詔曜
默然胤進曰父之於子當愛之如一今黜熙而立臣
臣何敢自安陛下苟以臣爲頗堪驅策豈不能輔熙
以承聖業乎必若以臣代熙臣請效死於此不敢聞
命因歔歔流涕曜亦以熙羊后所主不忍廢也乃追

謚前妃十氏爲元悼皇后泰即胤之舅也曜嘉其公忠以爲上光祿大夫儀同三司領太子太傅封胤爲永安王拜侍中衛大將軍都督二宮禁衛諸軍事開府儀同三司錄尚書事命熙於胤盡家人之禮 張茂大城姑臧脩靈鈞臺別駕吳紹諫曰明公所以修城築臺者蓋徵既往之患耳愚以爲苟恩未洽於人心雖處層臺亦無所益適足以疑羣下忠信之志失士民繫託之望示怯弱之形啓鄰敵之謀將何以佐天子霸諸侯乎願亟罷茲役以息勞費茂曰亡兄一旦失身於物豈無忠臣義士欲盡節者哉願禍生不

意雖有智勇無所施耳王公設險勇夫重閉古之道也今國家未靖不可以太平之理責人於屯邐之世也卒爲之 王敦從子允之方總角敦愛其聰警常以自隨敦常夜飲允之辭醉先卧敦與錢鳳謀爲逆允之悉聞其言即於卧處大吐衣面並汚鳳出敦果哭視見允之卧於吐中不復疑之會其父舒拜廷尉允之求歸省父悉以敦鳳之謀白舒舒與王導俱啓帝陰爲之備敦欲彊其宗族陵弱帝室冬十一月徙王含爲征東將軍都督揚州江西諸軍事王舒爲荊州刺史監荊州沔南諸軍事王彬爲江州刺史 後

趙王勒以參軍樊坦爲章武內史勒見其衣冠弊壞問之坦率然對曰頃爲羯賊所掠資財蕩盡勒笑曰羯賊乃爾無道邪今當相償坦大懼叩頭泣謝勒賜車馬衣服裝錢三百萬而遣之是歲越雋斯叟攻成將任回成主雄遣征南將軍費黑討之會稽內史周札一門五族宗族彊盛吳士莫與爲比王敦忌之敦有疾錢鳳勸敦早除周氏敦然之周嵩以兄顛之死心常憤憤敦無子養王含子應爲嗣嵩嘗於衆中言應不宜統兵敦惡之嵩與札兄子筵皆爲敦從事中郎會道士李脫以妖術惑衆士民頗信事之



